



父爱如山，高大巍峨；父爱如天，粗犷高远  
父爱如河，源远流长；父爱深邃，纯洁不图回报  
父爱苦涩，难懂不可企及…… 父亲节，祝愿天下父亲幸福安康！

## 父亲笑了

□周云海

父亲苦出身，没有上过正规学校，通过夜校和自学，父亲能写一手大气、流畅的钢笔字。父亲爱看历史演义类书籍。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在他同事和亲朋好友面前很能谈古论今，且旁征博引，头头是道，显得博识。父亲还好下象棋，经常参加厂内外的各类棋赛，他是厂里象棋比赛冠军的强劲角逐者。

年轻时的父亲是自信的。

日月如梭，父亲老了。看着不知何时父亲去照相馆翻印又压放在家里桌子玻璃板下他年轻时的俊朗头像照片，再看看眼前枯瘦佝偻、视力听力几乎消退殆尽、思维怪异的父亲，我心中不禁悲愁袭来。

人，都有自己的荣誉感，父亲也是。几十年前，他的象棋棋艺，可谓独步街坊，带出的两个男孩徒弟，也是我的弄堂玩伴，都成了象棋佼佼者，屡屡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各项象棋比赛。我呢？不爱象棋，传承了父亲爱看书的基因，偏好文史类学科，也是父亲的小骄傲。现在只要父亲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云海，这个字怎么读？啥意思啊？哈哈，我是父亲的《新华字典》。

沧海桑田，父亲老了。不再是从前自信的父亲了，但执拗劲愈盛。因为智力退化，思维怪诞，做事糊涂，常常与现今环境不融合，父亲很多时候显得不开心。

对老迈的父亲，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我想重塑父亲的自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父亲老了，不说他志在千里，但至少可以心满意快，遥想当年。

我为父亲写了为他“扬名”的小文章，刊发在《老年报》上，父亲看了我写他的文章，连连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实际。”父亲问我这张报纸你还要吗？我忙说送给父亲。父亲笑了，很灿烂地笑了。

父亲，一定会珍藏我给他的这张报纸，犹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拿出来，压放在玻璃板下的他年轻时俊朗的照片。

## 我爱居家老爸

□徐苒

护神。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中午在学校吃饭，不小心把水洒到了班上一个男同学身上，但这个男生和另外几个男生却误解我是有意的，于是过来找我茬儿。正好那天我爸中午到学校看我，几个男生撞到了枪口上，被我爸好生训斥了一番，从此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

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忙忙碌碌中，很少给家里打个电话，即使通电话也多半是我妈打来的。后来听我妈说，在我妈抱怨我不常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爸说：“她不往家里打电话说明她过得不好，什么时候她主动给你来电话了，说明她可能不开心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听到这些话时，心里一阵酸楚和惭愧，老爸确实是了解我的。

我说过自己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或许在纸上写写还可以，但是到了嘴边却往往梗在喉头开不了口，因为总觉得有些话心里明白就好，用嘴说出来显得矫情。记得有一次，我爸喝了些酒，意识不大清醒，嘴里抱怨我，说我似乎感觉不到他的爱……真是傻瓜，我怎么感觉不到呢？我的居家老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虽然平凡而普通，却深藏于我心底，暖暖的，浓浓的，一如父亲二字给人的感觉一般。借着这个父亲节，我要对他说一句：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你的女儿爱你！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不是不想去写，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父亲的爱，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父亲节到了，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想来应该是最好的礼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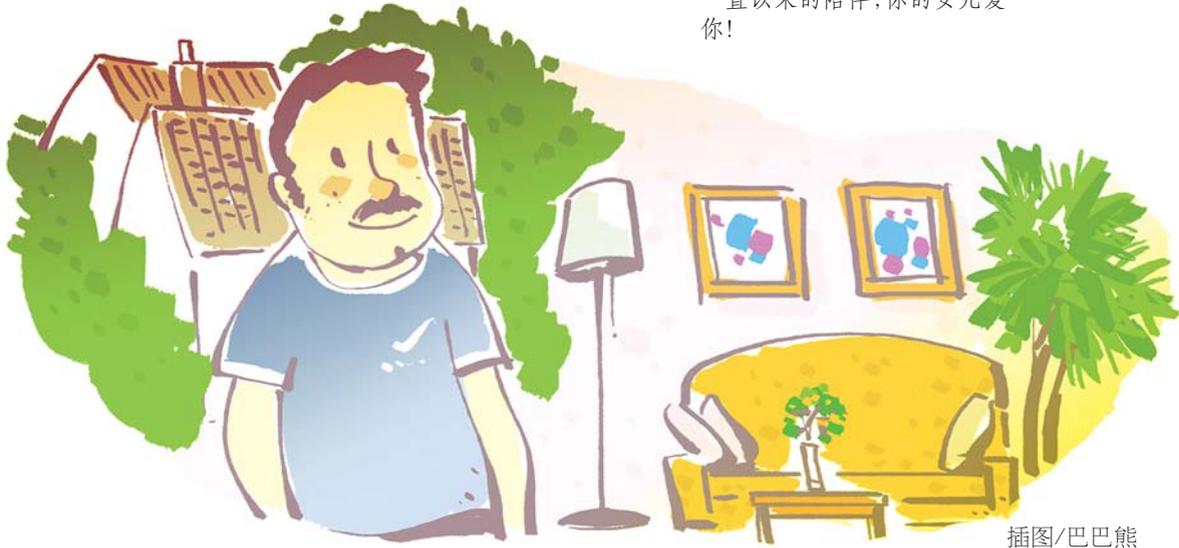
该怎么形容自己的父亲呢？身材圆滚滚的，脸上笑嘻嘻的，让人觉得很憨厚很可爱很容易亲近。但其实只有我和妈妈知道，他可聪明着呢，这大概要从他是如何追我妈说起了。听妈妈说，当初他俩刚认识时妈妈并没有看上爸爸，可为什么他俩却走到了一起呢？架不住我爸聪明啊。听说那会儿，我妈算是比较前卫的女生，所以我爸费尽心思找来了两张崔健的演唱会门票，结果当然是投其所好，为自己的形象加了不少分。我爸还“收买”了我耿直的舅舅，为俩人约会提供了不少方便。结果我爸妈俩人交往了没多久就领了证，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闪婚了。想当初多少人追我妈追不到，然而我爸就这样轻松地俘获了我妈的芳心。当初，我爸婚前答应给我妈买的礼物结果到现在也没兑现，我妈时不时拿这件事说我爸，每次一提，我爸就笑笑，也不说话，他肯定想：“反正都娶到手

了，不买也没什么了吧。”我爸可是个很居家的好男人，别的不说，我爸砍价简直一流，每次我跟我妈出去买衣服都会带上他，目的就是让我爸去跟人砍价，因为我妈砍也砍不了多少，我更是连讲价都不讲。他每次都能砍到老板不想搭理他，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卖给了我们。

我爸顾家，连我同学都很羡慕。有次我同学在我家小住几日，说我实在享受了父爱，因为她爸不怎么着家，不像我爸，下了班买着菜回来做饭，而且有一手好厨艺；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带我和我妈出去玩。虽然我嘴上说着这没什么，但心里其实很开心。

我爸还很会哄人开心，每次跟我妈吵架，过不一会儿，他就会主动过去哄她，想各种办法打破俩人之间不和谐的气氛，我妈又生气又觉得好笑便慢慢原谅了他。我曾经问过我妈，问她在她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中让她再选一次会选谁，她虽然说了别人的好多优点，但最后还是选了我爸。我问为什么，我妈说她知道自己脾气不好，所以在一起过日子的话，还是要选一个会哄人并且有幽默感的才行，当然就是我爸了。

善解人意的老爸是我的保



插图/巴巴熊

## 墓碑前的父亲节

□朱凌

这个六月，注定是让人忧伤的。早在几天前，去公墓看望了父亲。记得去年父亲节那天，我回到家中，将买给父亲的新衣递给他。拿着衣服，他笑着说：“丫头又给我买衣服了，我还有穿的，以后不要再花钱给我买了。”

那天，与父亲长谈，我对他说，等明年的父亲节，就带他回乡下看看。一直以来，父亲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由我开车，带他回去看看。以往没有驾照，父亲虽然有这个心思，但却一直未对我开口，直到去年五月，我拿到驾照后，父亲说，让我熟悉一年车，带他回家，帮他了却这桩心愿。

从未想过，父亲会离开我，这一切来得竟如此突然。当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时，呆呆地立在那里，双腿发软，脑子一片空白。突发性脑溢血，让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父亲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离开了我。

那段日子，我陷入到痛苦中无法自拔。曾记得与父亲开玩笑，我对他说：“不许你老，不许你变糊涂，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强学习，不然等你活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糊涂了，我就不要你了。”我半开玩笑的话，他竟然当真，他很认真地说：“我不老，不变糊涂，我要坚持每天读书读报，不让自己变成老年痴呆。”

这样的对话，时常会在我与他之间上演，温暖而让人羡慕。连好友都说：“你和你爸的关系真好，我就不行，我从小就怕我爸……”好友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羡慕，可当时的我，竟是那样的不以为然。

直到父亲离去，我才意识到，这辈子再也不能与他聊天、开玩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想到这些，有种让人窒息的感觉，泪水似乎未曾停过。这样的情感，找不到宣泄的地方，让我的生活一下子暗淡下来。如果不是母亲，我势必无法走出那片阴霾。母亲说：“你爸最不喜欢你哭，你这个样子，只会让他走得不安心。”是啊，父亲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如果他九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我这样。

如今又迎来了父亲节，去年对他许下的承诺，注定无法实现。站在墓碑前，我对父亲说：“爸，我一切安好，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我再也不哭了，为了你，我要笑着度过每一天。”远处的微风轻轻地吹了过来，将父亲喜欢的鲜花放在碑前，转身离去的时候，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落下……

## 我欠父亲一碗面

□曹雪柏

嗒吧嗒”地抽着烟。身旁还放着一辆架子车，架子上绑着麻绳、干粮袋、水壶、砍刀。父亲见我来了，忙把一卷攥得皱皱巴巴、汗津津的钱塞到我的手里，和我说了两句话，便转身要走。

原来两天来，父亲为了这25元钱，进山砍豆角搭架用的杆子。攒够了，今天一大早，拉着架子车到五十里外的县城山货集市上卖了，给我凑够了25元的服装费。

看着父亲满头的汗珠一个劲地往下滚，满脸的皱纹和身后的柏树皮没有什么两样，莫名一股酸楚涌上我的心头。我要为父亲端一碗饭，哪怕是一碗水，但父亲执意要走，说趁天还没有黑好赶路。为了留住父亲，我把父亲的架子车拉到了学校“工”字房背后，然后跑向宿舍取了搪瓷碗，去食堂打了一碗父亲最爱吃的糊汤面，兴冲冲地跑出食堂。

可校园里早已不见父亲的踪影，架子里也不见了。我端着那碗糊汤面三步并两步又跑到校门口，门房师傅冷冰冰地扔了一句话：早走了！夕阳收起了

最后一抹霞光，空中几只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争吵着，格外刺耳。远处，父亲拉着架子车一晃一晃消失在暮色之中，渐行渐远，如弓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弱，直到变为一个模糊的点……我手里的搪瓷碗也没有了温度……

顿时，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我的父亲我了解，节俭惯了。今天进城了，一整天肯定也舍不得花一分钱。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白开水，然后再抽几口自制的卷烟。蹲在架子车旁，可怜巴巴地等待着买主。25元！一根豆角搭架杆子5分钱，最少就得500根，足足要拉高高一架子车！父亲一根一根进山砍下，扛下山，拉回家，凑够了500根，又拉到县城，竟没有吃上一口热乎的糊汤面……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时光如流，一晃我已步入不惑之年，亦为人父。细细品味那浓浓的父爱，让人回味无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含辛茹苦的父亲，您什么都不欠我的，而我却欠您的，何止一碗热乎乎的糊汤面！

父亲四十岁那年，我十五岁。

那年，我在离家二十里外的镇上读中学。学校组织的合唱队，要参加县上的文艺汇演，可我为25元的服装费发了愁。周末回到家，我向父亲说了服装费的事。父亲正在院边劈柴，停下手中的那把老斧头，“嗯”了一声，头也没有抬，说周二他就给我送去，说完又忙他的活去了。

父亲话少，平日总是沉默寡言。但父亲说出的话落地砸个坑！

周日，我又踏上了返校的路。两天来我都是在期盼中度过的。周二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校门口等父亲，直到上课也不见父亲的踪影。每下一节课，我都要急火火地跑到校门口张望。

可是一直等到吃晚饭，仍不见父亲出现。就在我失望地准备去教室上晚自习时，突然，有人喊我，说是校门口有人找我。我飞一样跑到校门口，是父亲。

父亲戴着一顶发黄的旧草帽，正蹲在校门口的柏树下“吧